



买“福”回家。 本版摄影 邱军

# 父亲忙年

冉庆亮

尖利而疯狂的东北风撞开了腊月门儿,也劈得腊梅咧着嘴儿笑迎新春!哦,又一个新年就要到来,浓浓的年味醉了忙年的人们。于是,父亲年复一年腊月喜忙年的情景就禁不住浮现脑海了。

父亲高个儿,大眼睛,柚形脸,天生的一副笑模样,那脾气,在理儿的事儿办不到漂亮完美决不罢休。

腊梅芬芳扑进院子的时候,他就铺排“备年”的事儿。母亲就咯咯地笑,说年,年年过,你还过出花儿来不成?父亲晓得是激将,但还是说一年就过一次年,不能太简单了。

那些年,日子窘得羞涩,父亲就背了粮食,逮上猪羊,三六九里赶集变卖,换回猪肉、食油、粉条、新衣服、荤素菜……当然,鞭炮、拉拉火花那是必不可少的。有几年,细粮欠收,父亲就拿粗粮去换白面。后来,小麦丰收了,又带上小麦换来大米。

过年没鱼不中,老百姓爱讨个吉利,年年有余嘛!父亲就去买来大鲤鱼,一则自己吃,二则供奉祖上;没豆腐也不行,没豆腐不叫过年,过年的豆腐大家吃,吃了豆腐都有福。

父亲就早早泡上黄豆,从三里地外挑来河水,用河水做出的豆腐出数。磨了豆浆锅里熬,水开了点卤,进包、压实、一晾,解包,啊哈,那豆腐白生生

鲜嫩嫩的,一看就流涎。

接下来,父亲挽起袖子到厨房忙活开了。老人家爱吸烟、爱喝茶、爱听戏。烟是“泉城”牌的,茶要酩酊的,边听着收音机里的戏,手里边忙活着,有时还吼一嗓子“出了腊月是新年”。

从腊月二十三开始,择洗刨切,蒸煮煎炸,直到年三十中午,父亲的一手特色菜闪亮登桌,虽不能说珍馐美饌,却也风味不同于寻常。

上桌的第一道菜是糖醋鲤鱼,淋了酸甜汁儿的,鲜嫩嫩,黄亮亮,金灿灿,瞅一眼满口涌津,但都不得动筷,这叫“看鱼”,取“年年有余”的彩头;接着上了丸子,四喜丸子,珍珠丸子,豆腐丸子,绿豆萝卜丸子,取祈福团圆之意;接着,炸排骨,炸藕盒,爆鸡丁,拌猪冻……道道菜都有意义都有讲究。

一道道上来,堆得碗重盘叠,尽大人孩子大嚼大啖,风卷残云。

别看父亲一直辛苦劳作,却是最后一个上桌。他吸着烟倒上酒,大口喝,却不吃菜,因为被油烟熏没了胃口。父亲端起酒杯抿一口,微微笑着捡说些过年话,有趣儿的事儿逗大家乐。

年三十下午,父亲又在忙碌了。一下做两桌菜不重样,都是更上档次的。一桌供奉祖上,一桌供全家晚上用。晚饭后,母亲已调好了馅儿,和足了面,父亲擀皮儿,母亲包饺子,边看春

晚边守岁。

这会儿,我们这些孩子们,噌噌窜出,放一阵炮,又咚咚咚返回,揉面弄馅儿捣乱,因为都不会包饺子。乱腾一会儿就都睡了。半夜里,父亲下好了水饺,叫醒我们,吃了再睡。这叫抢年。有一年,才晚上十一点,父亲并没有煮水饺,却放了鞭炮。结果十多分钟后,好多人家都下了饺子放鞭炮抢年。

早上相互拜年说起这事儿,都嘎嘎笑个不停。

一年又一年,父亲忙年总是那么忙碌而充实,操心并快乐着,辛苦而幸福着。父亲的年,就是中华民族所有家庭的父母过年的一个缩影……

可是,父亲于九年前去世了,那个年,街坊邻居都快乐着,可当我们端起饺子时,母亲却流泪了,她哽咽着说,要是你们的父亲在该多好……

三年前,母亲也离开了我们,每年春节,妻子总说,唉,要是咱父母在该有多幸福啊……

一年又一年,我顶替了父亲的角色,每到腊月里,我是在匆匆忙年,看着一家人过年,心里虽有遗憾却也甜美美的。

## 浓浓的乡土年味

李成炎

春节越来越接近,我的心也快飞回了老家,每年春节,我都会选择回老家过年,因为我喜欢乡村浓浓的年味,喜欢跟亲人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

而在熟悉的城市,每天感觉都是一样的,风景没有太多的变化,超市里各种各样的食品一年四季都有,没什么特别之处。

在乡村,过年和平时是大不一样的,尽管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,但到了腊月,人们还是忙碌起来,家家户户门前院后都挂满了腊味,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身在异乡的游子也会趁过年回来与家人团聚,孩子们更是开心不已,不但可以穿新衣、尝美食,还能领到长辈给的压岁钱,过年的快乐伴随着孩子一岁一岁长大。

到了除夕那天,该准备的年货基本上准备好了,这一天除了每家每户贴对联,最重要的节目就是吃年夜饭。父亲的毛笔字写得非常棒,每年都有人拿着红纸上门求父亲写对联,父亲总是认真地帮人写。父亲说,能够帮助人就是一种快乐,如果帮助别人还能得到赞赏,那更是一种高境界的快乐享受。快天黑时,鞭炮也热闹地响起来,家人快乐地围在一起烤着炭火,吃着温馨的年夜饭,其乐融融。

正月初一大早,人们便开始放鞭炮声来迎接新的一年。有人凌晨就开始放鞭炮了,放得越多,就代表家里越富有,越喜庆,谁也不甘示弱。早饭后,晚辈开始给长辈拜年,长辈会给晚辈发压岁钱,拿出好吃的招待,并留晚辈吃饭,当然晚辈也会回请长辈。初二开始,一般都会去一些亲戚家拜年。浓浓的年味一直持续到元宵节。

记忆里乡村的年味永远是那么美好。春节临近,母亲的电话一个又一个地打来,跟我说起了家里做好腊肉、腊鸭等各色年味小吃,催着我早日回家。

年味在我心中也变得越来越浓,归乡的心情,也变得越来越激动。

## 年的回忆

文/思语

过年就是那些工作在外,为生计奔波在外的人,能够有时间,有机会回家团圆,然而过年的真正意义、乐趣,那是全家人一起忙,是其乐融融、喜气洋洋的热闹场面和对新的一年憧憬。

说起过年,最难忘的要数小时

候的记忆。那时候最忙的是大人们,忙着准备年货,忙着大扫除,最高兴的要数小孩儿了。

少时的农村,过年是一年中热闹最重大的事情了。一到二十三小年,大家就都开始忙年了。小年这一天,妈妈要把所有的家具都搬开,用毛巾蒙住头,拿一支上头绑着笤帚的长竹竿,把屋顶、墙壁扫干净,把该换洗的床单被子拆洗一遍。

打扫完卫生,妈妈就张罗着做豆腐了。她把自己种的豆子挑出最好的豆粒,泡上一天一夜,拿到磨豆子的人家,让人家打成豆糊,倒进一种专用的布袋子里滤出豆

渣,把豆汁倒进大锅里用大火烧开,点上浆水,等到成豆腐脑的形状,再舀到一个木质的方形模子里,(里面铺好白布)挤压成型后,掀开白布,白嫩嫩的,水唧唧的鲜豆腐就出炉了,伴着一缕热气,清香扑鼻而来。

蒸馒头是最累的事,我和妹妹烧火要到半夜,但也是最开心的事。我们守在暖烘烘的锅灶旁做游戏,烤地瓜。为了好看,过年都是蒸那种高的小馒头,我们这儿叫高馍馍。蒸馒头的算子也很特别,一个圆形的竹算子,上面插着很多竹签子,做好的馒头就插在上面,这种馒头因为很高,面要很硬,这样的

面要使劲反复地揉才成,所以很筋道很好吃。

做的时候,婶婶大娘们聚在一起,好几张桌子摆在一起,放几个面板子,有揉面的,有做剂子的,有揉馒头的,还有往算子上插馒头的,大家有说有笑,整个场面真是热闹。给这家做完再去另一家,这样大家要热闹好几天才能蒸完。

热热闹闹地忙完年,新的一年也就快到了,我和妹妹开始在大门、屋门、墙上粘贴叔叔写好的大红对联,挂上刚刚买来的大红灯笼。孩子们在大街上忙着放鞭炮,看谁的鞭炮最响,劈里啪啦,新年的气味更浓了。大人们

在家忙着包饺子,要包很多,据说年初一所有人都不能干活,尽情地说,前一天就要把初一的饺子包好,妈妈会包好几种馅的水饺,韭菜的,白菜的、豆腐的,最后还要包几个放硬币的和其他东西的水饺。到时候,谁要是第一个第一口吃到包有硬币的水饺,谁就有福气。

年三十晚上,孩子钻在被窝里,紧紧地抱着妈准备好的新衣服,想象着明天穿上新衣服的漂亮样子,和大人们的夸奖。

又一个新年来了,可我更怀念那时过年啃骨头、偷吃豆腐的日子。那日子,真香。